

孔子的幽默

林语堂文集



群言出版社
Qinyan Press

孔子的幽默

林语堂 著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孔子的幽默 / 林语堂著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80256-203-5

I. ①孔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2796号

孔子的幽默

出版人 范 芳
责任编辑 盛利君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(Qunyan Press)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
邮政编码 100006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
编 辑 部 010-65276609 65262436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读者服务 010-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
封面设计 朱 雨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620×889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37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80256-203-5
定 价 28.00元



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目 录

- 论孔子的幽默 / 001
论孟子的文体 / 008
中国文化之精神 / 012
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/ 026
中西文化对话录 / 034
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/ 043
无语的批评 / 063
吃上帝的讨论 / 067
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 / 075
说北平 / 080
苏东坡与其堂妹 / 086
梦影 / 096
鲁迅之死 / 099
刘铁云之讽刺 / 103
论学问与知趣 / 107
论性的吸引力 / 109

- 说青楼 / 117
- 论离婚 / 125
- 谈写者的尊严 / 131
- 中国人嫌恶急性子 / 138
- 中国人的家族理想 / 141
- 为中国女子辩 / 153
- 笔名之滥用 / 158
- 说《宇宙风》 / 161
- 关于《人间世》 / 164
- 谈《论语》句解 / 168
- 失学解 / 172
- 谈天足 / 177
- 论翻译 / 182
- 怎样把英文学好 / 201
- 论大专联考亟应废止 / 206
- 论台湾的英语教学 / 210
- 谈新闻事业与现代社会 / 214
- 国事亟矣 / 219
- 外交纠纷 / 222
- 教育罪言 / 226
- 改造教育的原则 / 232

论孔子的幽默

孔子自然是幽默的。《论语》一书，有很多他的幽默语。因为他脚踏实地，说很多入情入理的话。可惜前人理学气太厚，不曾懂得。他十四年间，游于宋、卫、陈、蔡之间，不如意事，十居八九，总是泰然处之。他有伤世感时的话，在鲁国碰了季桓子、阳货这些人，想到晋国去，又去不成，到了黄河岸上，而有“水哉水哉”之叹。桓魋一类人，想要害他，孔子“桓魋其如予何”的话，虽然表示自信力甚强，总也是自得自适君子不忧不惧一种气派。为什么他在陈、蔡、汝、颖之间，住得特别久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他那安详自适的态度，最明显的例子，是在陈绝粮一段。门人都已出怨言了，孔子独弦歌不衰，不改那种安详幽默的态度。他三次问门人：“我们一班人，不三不四，非牛非虎，流落到这田地，为什么呢？”这是我所最爱的一段，也是使我们最佩服孔子的一段。有一次，孔子与门人相失于路上。后来有人在东门找到孔子，说他的相貌，并说他像一条“丧家犬”。孔子听见

说：“别的我不知道。至于像一条丧家狗，倒有点像。”

须知孔子是最近人情的，他是恭而安，威而不猛，并不是道貌岸然，冷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但是到了程朱诸宋儒的手中，孔子的面目就改了。以道学面孔论孔子，必失了孔子原来的面目。仿佛说，常人所为，圣人必不敢为。殊不知道学宋儒所不敢为，孔子偏偏敢为。如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假托病不见，或使门房告诉来客说不在家。这也就够了。何以在孺悲犹在门口之时，故意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，这不是太恶作剧吗？这就是活泼泼的孔丘。但这一节，道学家就难以解释。朱熹犹能了解，这是孔子深恶而痛绝乡愿的表示。到了崔东壁（述）便不行了。有人盛赞崔东壁的《洙泗考信录》。我读起来，就觉得赞道之心有余，而考证的标准太差。他以为这段必是后人所附会，圣人必不出此。这种看法，离了现代人传记文学的功夫（若Lytton Strocley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那种体会人情的看法），离得太远了。凡遇到孔子活泼泼所为未能完全与道学理想符合，或言宋儒之所不敢言（“老而不死是为贼”），或为宋儒之所不敢为（“举杖叩其胫”，“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”），崔东壁就断定是“圣人必不如此”，而斥为伪作，或后人附会。顾颉刚也曾表示对崔东壁不满处。“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，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。”（《古史辨》第一册的长序）

读《论语》，不应该这样读法。《论语》是一本好书，虽

然编得太坏，或可说，根本没人敢编过。《论语》一书，有很多孔子的人情味。要明白《论语》的意味，须先明白孔子对门人说的话，很多是燕居闲适的话，老实话，率真话，不打算对外人说的话，脱口而出的话，幽默自得的话，甚至开玩笑的话及破口骂人的话。

总而言之，是孔子与门人私下对谈的实录。最可宝贵的，使我们复见孔子的真面目，就是这些半真半假、雍容自得的实录，由这些闲谈实录，可以想见孔子的真性格。

孔子对他门人，全无架子。不像程颐对哲宗讲学，还要执师生之礼那种臭架子。他一定要坐着讲。孔子说：“你们两三位，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不好说的吗？我对你们老实没有？我没有一件事不让你两三位知道。那就是我。”这亲密的情形，就可想见。所以有一次他承认是说笑话而已。孔子到武城，是他的门人子游当城宰。听见家家有念书弦诵的声音，夫子莞尔而笑说：“割鸡焉用牛刀。”子游驳他说：“夫子所教是如此。”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孔子说：“你们两三位听，阿偃是对的。我刚才说的，是和他开玩笑而已。”（“前言戏之耳。”）

这是孔子燕居与门人对谈的腔调。若做岸然道貌的考证文章，便可说：“岂有圣人而戏言乎……不信也……不义也……圣人必不如此，可知其伪也。”你看见过哪一位道学老师，肯对学生说笑话没有？

《论语》通盘这类的口调居多。要这样看法才行。随举几个例：言志之篇，“吾与点也”大家很喜欢，就是因为孔子作近情语，不作门面语。别人说完了，曾皙以为他的“志愿”不在做官，危立于朝廷宗庙之间，他先不好意思说。夫子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我要听听各人言其志愿而已。”于是曾皙砰訇一声，把瑟放下，立起来说他的志愿。大约以今人的话说来，他说：“三四月间，穿了新衣服到阳明山中正公园。五六个大人，带了六七个小孩子，在公共游泳池游一下，再到附近林下乘凉，一路唱歌回来。”孔子吐一口气说：“阿点，我就要陪你去。”或作：“我最同意你的话。”在冉有、公西华说正经话之后，曾皙这么一来放松，就得幽默作用。孔子居然很赏识。

有许多《论语》读者，未能体会这种语调。必须先明白他们师生闲谈的语调，读去才有意思。

“御手射乎？”章——有人批评孔子说，“孔子真伟大，博学而无所专长”。孔子听见这话说：“叫我专长什么？专骑马呢？或专射箭呢？还是专骑马好。”这话真是幽默的口气。我们也只好用幽默假痴假呆的口气读他。这哪里是正经话？或以为圣人这话未免杀风景。但是孔子幽默口气，你当真，杀风景是你，不是孔夫子。

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？”章——孔子问公明贾关于公叔文子这个人怎样，听见说这位先生不言、不笑、不贪。公明贾说：

“这是说的人张大其词。他也有说有笑，只是说笑的正中肯合时，人家不讨厌。”孔子说：“这样？真真这样吗？”这种重叠，是《论语》写会话的笔法。

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”章——子贡很会说话。他说：“我不要人家怎样待我，我就不这样待人。”孔子说：“阿赐，（你说的好容易，）我看你做不到。”这又是何等熟人口中的语气。

“空空如也”章——孔子说：“你们以为我什么都懂了。我哪里懂什么？有乡下人问我一句话，我就空空洞洞，了无一句话作回答。这边说说，那边说说，再说说不下去了。”

“三嗅而作”章——这章最费解，崔东壁以为伪。其实没有什么。只是孔子嗅到臭雉鸡作呕不肯吃。这篇见“乡党”，专讲孔子讲究食。有飞鸟在天空翱翔，飞来飞去，又停下来。子路见机说：“这只母野鸡，来得正巧。”打下来献给孔夫子，孔夫子嗅了三嗅，嫌野鸡的气味太腥，就站起来，不吃也罢。原来野鸡要挂起来两三天才好吃。我们不必在这里寻出什么大道理。

“群居终日”章——孔子说：“有些人一天聚在一起，不说一句正经话，又好行小恩惠——真难为他们。”“难矣哉”是说亏得他们做得出来。朱熹误解为“将有患难”，就是不懂这“亏得他们”的闲谈语调。因为还有一条，也是一样语调，也是用“难矣哉”，更清楚。“一天吃饱饭，什么也不用

心。真亏得他们。不是还可以下棋吗？下棋用心思，总比那样无所用心好。”

幽默是这样的，自自然然，在静室对至友闲谈，一点不肯装腔作势。这是孔子的《论语》。有一次，他说：“我总应该找个差事做。吾岂能像一个墙上葫芦，挂着不吃饭？”有一次他说：“出卖啊！出卖啊！我等着有人来买我。”“沽之哉，沽哉，我待贾者也。”意思在求贤君能用他，话却不择言而出，不是预备给人听的。但在熟友闲谈中，不至于误会。若认真读他，便失了气味。

孔子骂人也真不少。今之从政者何如，孔子说：“噫，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。”“斗筲”是承米器，就是说“那些饭桶，算什么”！骂原壤“老而不死是为贼”，骂了不足，还举起棍子，打那蹲在地上的原壤的腿。骂冉求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”。真真不客气，对门人表示他非常生气，不赞成冉求替季氏聚敛。“由也不得其死然。”骂子路不得好死。这些都是例。

孔子真正属于机警（wit）的话，平常读者不注意。最好的，我想是见于孔子家语一段。子贡问死者有知乎。孔子说：“等你死了，就知道。”这句话，比答子路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更属于机警一类。“一个人不对自己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对这种人，真不知道怎么办。（不曰如之何，如之何者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）”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

知也。”也是这一类。与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”相同。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——这句话非常好。就在知字做文章，所以为机警动人的句子。总而言之，孔子是个通人，随口应对，都有道理。他脚踏实地，而又出以平淡浅近之语。教人事父母，不但养，还要敬，却说“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”，这不是很唐突吗？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就是说“如果成富是求得来的，叫我做马夫赶马车，我也愿意”。都是这派不加修饰的言辞。好在他脚踏实地，所以常有幽默的成分，在其口语中。美国大文豪Carl Van Doren对我说，他最欣赏孔子一句话，就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。孔子说：“再，斯可矣。”这真正是自然流露的幽默。有点杀风景，想来却是实话。下回我想讲“孔子的笑和乐”。

论孟子的文体

“喝！孟子。”——这“喝”字是佩服称赞的感叹词，是给孟子喝彩的语气。国语中能用文字表出感叹之声音者不多。

“啊”阴平，“嘎”阳平都有点勉强。“ㄟ”上声里头就有几种不同的感叹，《儿女英雄传》就以“吼”字表出，“叹！你这么一个人”（《国语词典引》）。至于“ㄟ”去声有承诺及答应意，用“欸”表出，实在不清楚，也难表达语调，实在不如直用注音字母省便，直截了当。此外如以“哼”表达hmm超出注音字母的通常范围，真是无可如何。“厂×丫拳”作“豁拳”、“划准”、“括拳”一样也是尴尬。北平戏院中叫彩的声近“又”，不知应怎样写法。难道造一个“叹”字吗？

我想用“喝”字表示赞叹孟子的了不得，赞叹他的才气。才气与文字分不开，有才者必有其文，有其文者，必有其才。《孟子》的思想内容且不说，单说他的文字风格，就有一种磅礴之气。

“喝！孟子”是感叹词，但是国语中在路上碰见熟人或

所亲热的人，向他招呼，我就不知道怎样呼法。我的意思是举手招呼，如在台语说“林兮”、“杨兮”。若说“喂，喂”，不好意思吧。英文如熟人路上相逢喊Hi，那是非常热情而天真自然的口语。中文同音的“哈”、“咳”、“嘿”都有愁层不展长吁短叹的意味。我若在路上碰见孟子，还是Hi！

我想在此专讲孟子的文体。孟子能诡辩，善辩，好辩，并能近取譬，这是大家所知道的。他的辩才无碍。这且不去管他，所要在他的磅礴的文气。在他文章体格上，找不出什么太史公笔法，也不应该谈什么古文臭“义法”、“章法”。孟子在文字上，是性灵派中人，能发前人所未发，倒不在乎什么呼应，章法；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得不止而已。此种文字，文气特别雄厚。章法他是有的，但不是桐城谬种之所谓义法。

孟子为文好重叠，若说文法，重叠可省；若说文气，重叠是好的，并非赘瘤。公孙丑章，接连三次言“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”，看来似重叠，而反复周徊三次言之，则感叹之情特别深厚。说不定塾师厌他繁复，谓第三句可省，但是省了就有伤文气。“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宫室之美为之；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；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所识穷乏得我者而为之”，也是这一类动荡之文笔。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；可以与，可以不与，与伤惠；可以死，可以不死，死伤勇”，都可以作一唱三叹念法。“一乡

之善士，斯友一乡之善士；一国之善士，斯友一国之善士；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”，也是雄辩之才华文气。

在这种精辟透微的议论文，孟子常很泼辣，也管不到近乎鄙俗字眼儿。“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，则得妻，下搂则不得妻，则将搂之乎？”——“搂”字似不便出于道学的口，学校作文，当认为不雅，应删去。但是删去，又失了那雄辩的力量，因为是与上文“疹兄之臂”同等，搂乎不搂乎之问，同于上文疹乎不疹乎之问。陈仲子不吃他阿哥的鹅，皱着眉头说“恶用是鶉鶉者为哉”！便是近于白话俗话口气。鶉鶉就是Quack, Quack。他母亲杀鹅给他吃，正要吃时——阿哥回来，看见他吃鹅肉，说“是鶉鶉之肉也”取笑他。于是陈仲子“出而哇之”。所以孟子批评陈仲子，说他要真做到充分的廉操，只好做蚯蚓，又是不文不俗。“若仲子者，蚓而后充其操者也。”所以孟子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，斥杨墨为“无父无君”。齐人一妻一妾章“所求富贵利达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几少矣”——都是这类嬉笑怒骂不大“得体”的文章。

孟子好辩，所以文中问辩反驳之语颇多。《论语》问答题是片段的，到了《孟子》，便有近于现代化的对白。许仲子一节有很好的例。以下是孟子与陈相的会话：

孟子曰：“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“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？”

曰：“否。许子衣褐。”

“许子冠乎？”

曰：“冠。”

曰：“奚冠？”

曰：“冠素。”

曰：“自织之与？”

曰：“否。以粟易之。”

曰：“许子奚为不自织？”

曰：“害于耕。”

曰：“许子以釜甑爨，以铁耕乎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曰：“自为之与？”

曰：“否。以粟易之。”

我想这是一段很近自然的会话描写。诸子中难见这样完全逼近口语的问答。

中国文化之精神

此篇原为对英人演讲，类多恭维东方文明之语。兹译成中文发表，保身之道既莫善于此，博国人之欢心，又当以此为上策，然一执笔，又有无限感想，油然而生。（一）东方文明，余素抨击最烈，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委顿之根性，优柔寡断之风度，敷衍透迤之哲学，而易以西方励进奋斗之精神不可。然一到国外，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，昔之抨击者一变而为宣传，宛然以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，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，几沦为通常外交随员，事后思之，不觉一笑。（二）东方文明、东方艺术、东方哲学，本有极优异之点，故欧洲学者，竟有对中国文化引起浪漫的崇拜，而于中国美术尤甚。普通学者，于玩摩中国书画古玩之余，对于画中人物爱好之诚，或与欧西学者之思恋古代希腊文明同等。余在伦敦参观Eumorphopolus私人收藏中国瓷器，见一座定窑观音，亦神为之荡。中国之观音与西洋之玛姐娜（圣母），同为一种宗教艺术之中心对象，同为一民族艺术想